

论 19 世纪中后期英国诗歌发展的多元化趋势



周波澜*

中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山西太原 030051

摘要: 从文艺复兴一直到 19 世纪初期, 英国诗歌的发展呈纵向发展趋势, 每一个时代都有相对固定的诗歌流派和一些杰出的诗人, 这些诗人和流派足以代表那个时代的社会精神风貌。然而, 进入 19 世纪中后期, 即维多利亚时代, 英国诗歌呈现出头绪纷繁、复线发展的多元化态势, 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现实主义、女性主义以及象征主义等流派争奇斗艳、共存共荣。然而, 纵观全局又不难发现, 这一时期的诗歌又似乎具有一定的整体性和共同特征, 即以深沉的思考和内省取代浪漫主义的大声疾呼, 使得诗歌的表达从纯粹的感情迸涌向内心深度发展; 强调事物的客观性, 注重揭示事物的真实面貌而拒绝浪漫主义的主观幻想。丁尼生诗歌的宗教哲学、布朗宁诗歌的戏剧独白、马修·阿诺德的批判主义理论以及艾米丽·勃朗特、伊丽莎白·布朗宁等女作家的女性主义思想, 都是这一时期诗歌发展的典型代表。此外, 唯美主义在诗歌中的体现以及霍普金斯诗歌的声音修辞也使这一时期的诗歌别具一格。

关键词: 诗歌; 流派; 多元化

DOI: [10.57237/j.ha.2023.01.004](https://doi.org/10.57237/j.ha.2023.01.004)

On the Diversification Trend of English Poetry in the Middle and Late 19th Century

Zhou Bola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rth University of China, Taiyuan 030051,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early 19th century, 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poetry showed a longitudinal trend. Each era had relatively fixed poetry schools and some outstanding poets, which were sufficient to represent the social spirit of that era. However, in the middle and late 19th century, that is, the Victorian era, English poetry presented a diversified trend of multifarious and double-track development. Romanticism, aestheticism, realism, feminism, symbolism and other schools competed with each other, coexisting and prospering. However, looking at the overall situation,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the poetry of this period seems to have certain integrity and common characteristics. That is, it replaces the loud cry of romanticism with deep thinking and introspection, which makes the expression of poetry burst from pure emotion to deep heart. It emphasizes the objectivity of things, pay attention to revealing the true face of things and reject the subjective fantasy of romanticism. The religious philosophy of Tennyson's poetry, the dramatic monologue of Browning's poetry, Matthew Arnold's critical theory and the feminist thoughts of

基金项目: 2022 年山西省社科联二十大专项重点课题: 筑牢民族共同体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研究 (SSKLZXKT2022014).

*通信作者: 周波澜, 1175221466@qq.com

收稿日期: 2023-02-16; 接受日期: 2023-03-20; 在线出版日期: 2023-03-28

<http://www.humarts.net>

Emily Bronte, Elizabeth Browning and other female writers are all typical representatives of the trend of poetry in this period. In addition, the embodiment of aestheticism in poetry and the voice rhetoric in Hopkin's poetry also make the poetry of this period unique.

Keywords: Poetry; Trends; Diversity

1 引言：19 世纪中后期的英国社会政治文化背景

19 世纪中后期的英国，又称维多利亚时期，一般是指 1837 年 6 月 20 日维多利亚继位一直到 1901 年 1 月 22 日维多利亚女皇逝世为止。在这 64 年当中的前十几年是英国社会极为动荡的时期，社会政治混乱、经济飘摇，人民生活痛苦不堪，而此后的五十多年则是英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和繁荣的时期。工业化和自由贸易使得英国经济迅速发展并趋向繁荣，人民生活安定富足，这一时期的英国曾一度被称为“世界工厂”。整个英国社会呈现出一幅和平稳定、欣欣向荣的景象，人民生活知性优雅，处处洋溢着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这一时期，英国的政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辉格党和托利党两大政党轮流执政，更替频繁。文学源于生活又反映生活，以上英国社会的种种变化都在其文学领域有所反映，被唤醒的民族自觉是早期维多利亚文学占支配地位的文学主题。[1]文学艺术、科学及机械发明的飞快发展和进步使得维多利亚时期尤为引人注目。而所有这些物质层面的进步，加上文化教育的发展，对当时英国人民的生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在散文和诗歌作品中。这一时期的英国诗歌以深沉的思考和内省取代浪漫主义的大声疾呼，使得诗歌的表达从纯粹的感情迸涌向心里深度方面发展；强调事物的客观性，摒弃浪漫主义的主观幻想来揭示客观真理。[2]正是由于对客观的强调，叙述性和戏剧性的诗歌成为这一时期诗歌发展的主流，田园诗歌也一改传统的直抒胸臆的表达方式而采取异化和暗示的表达方式。

综上所述，维多利亚时期的诗歌表面上静如止水，而在它安静的外表下却暗含着深度的不安和骚动，有时还会迸发出一丝怀疑和批判的语调以及些许的革命气息。然而，这一时期诗歌的上述特点似乎并未引起国内外学者的足够重视，绝大部分学者所关注的都是一些个别的诗人及其写作风格和主题，没能从整体上

把握这一时期诗歌发展的多元化趋势。

基于这一原因，本论文主要讨论并分析了维多利亚时期诗歌发展的六种主要趋势：（1）泰尼森诗歌的宗教主题：泰尼森的田园诗歌是浪漫主义和审美主义的完美融合，这使得他的诗歌风格独特、耐人寻味；（2）罗伯特·布朗宁诗歌的戏剧独白：布朗宁的诗歌利用戏剧独白的形式向人们展示和描述了日常生活中很难捕捉到的或并未引起注意的潜意识；（3）马修·阿诺德诗歌的批评主题：作为一位诗人兼文学批评家和古典文学的研究者，马修·阿诺德的诗歌纯净、端庄且思维冷静，读其诗歌如同欣赏一场高雅的音乐盛宴，令人陶醉且回味无穷；（4）维多利亚时期三位著名的女诗人艾米丽·布朗特、伊丽莎白·布朗宁以及克罗蒂娜·罗塞蒂诗歌的爱情主题；（5）前拉斐尔主义及唯美主义在诗歌中的体现，以约翰·拉斯金为例；（6）霍普金斯诗歌的声音修辞特色。

2 维多利亚时期诗歌发展的多元化趋势

（一）阿尔弗雷德·泰尼森（Alfred Tennyson）诗歌的宗教思想

阿尔弗雷德·泰尼森是维多利亚时期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作品范围广泛，涵盖了多个主题领域，科学发展、宗教信仰、政治和历史关注都是泰尼森诗歌所关心的问题，然而，泰尼森最为关心的还应属宗教哲学问题。作为群众诗歌的代言人，维多利亚时期的信仰危机是泰尼森毕生试图解决的问题。尽管泰尼森曾一度认为科学的发展能够为诗人提供认知世界的新的视角，但他同时也一直担忧科学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因为科学的进步和圣经中的创世纪以及人在宇宙中的地位这一根深蒂固的理念是相违背的。因此，

在泰尼森诗歌的结尾部分，诗人总是把人类进化论和宗教思想加以调和，把科学的进步描述成上帝为人类的自我发展所规划的蓝图。此外，泰尼森的许多诗歌作品都反映出人类灵魂的永生这一思想。他认为，万事万物都是上帝的产物，上帝内在于人类及整个宇宙。上帝代表着永生和永久之爱，只有和上帝一起才能得到永生和永久的爱。论文基于泰尼森的主要诗歌作品来追溯诗人有生之年的哲学和精神思想历程。

国际文学界对泰尼森的研究可谓蔚为大观，相比之下国内的研究就略显单薄，国内外对诗人的研究范围广泛，涉及自传、文本欣赏、主题分析及翻译比较研究。这些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使读者能够以一种全新和更加全面的角度去理解诗人及其作品。然而，迄今为止，没有一种研究能够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对诗人的作品进行系统的阐释。哈弗大学哲学教授 George Herbert Palmer 在其作品 *Formative Types of English Poetry* 中表现出对泰尼森的钦佩。在深入分析了泰尼森诗歌作品的哲学基础之后，Palmer 指出正是由于诗人对大自然的深刻理解和领悟、对当前事物的巧妙应对以及他对婚姻及人生持久幸福的深入理解使得诗人能够在英国诗坛脱颖而出。Raymond M. Alden 在 *Alfred Tennyson: How to Know Him* 中指出泰尼森是一个强烈的反唯物主义者，他坚决支持宗教信仰并向人们介绍了许多理解传统基督教信条的新方法。Erik Gray 指出，泰尼森在宗教哲学和科技进步融合中迈出了坚定的一步，在与死亡挣扎的痛苦中试图努力解决自身及维多利亚时期的诸多困惑及疑问。

泰尼森的许多诗歌作品中都涉及死亡及重生的问题，诗人一生都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中。他的挚友 Hallam 以及诗人第一个儿子的去世确实给诗人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他把失去亲人的痛苦发泄在自己的诗歌作品中。对诗人而言，个体的生命是那么的短暂和脆弱，与此同时，科技和工业化的进步却又促使整个世界飞快发展。面对自己所爱的人的离去和这个飞快发展的世界，诗人开始怀疑世间万物的永恒。在对宗教理论做了深入透彻的分析之后，诗人最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世间万物包括人类自身都不会永生，然而短暂的离去只是人类社会从野蛮到文明进化过程的一部分，人类最终会和上帝在一起并因此而达到永生。[3]换言之，诗人认为这是一个从出生到死亡的进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从低级阶段进化到高级和更加智慧的阶段。因此，死亡并不是人类进化的终结，而是人类走向完善阶段的一个转折点，并最终和上帝会合；

死亡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停止，而是前进道路中的一个暂停符，尽管过程很痛苦，但只要不断努力一定能够到达永生的终点。此外，诗人还把死亡比作睡眠的孪生兄弟。这一点在诗人的著名诗歌 *Break, Break, Break* 中得到完美体现。

Break, break, break
On thy cold gray stones, O Sea!
And I would that my tongue could utter
The thoughts that arise in me.
O, well for the fisherman's boy,
That he shouts with his sister at play,
O, well for the sailor lad,
That he signs in his boat on the day,
And the stately ships go on
To their haven under the hill;
But O for the touch of a vanished hand,
And the sound of a voice that is still!
Break, break, break,
At the foot of thy crags, O Sea!
But the tender grace of a day that is dead,
Will never come back to me.

这首诗发表于 1842 年，是泰尼森早期有关死亡主题诗歌中较有代表性的一首。这首诗表达了诗人对自己一位挚友的去世的无限悲痛和伤心。Break 在这里或许是个双关语，等同于 heartbreak，内涵着诗人因挚友的去世所遭受的无比心碎和伤痛。诗中提到的永不决堤的大海、庄严的船只和渔童都是现实世界的代表，它们的出现暗示着整个世界并没有因为诗人的痛苦而发生任何改变。诗中，大海被描述成冷酷无情、变幻莫测并极具摧毁性的一种自然力量，它用那汹涌的波涛吞噬了无数条无辜的生命。海湾通常被认为是一次长途跋涉的终点，是一个游子的最终归宿，而在诗中，海湾却象征着人类生命的终点，透着一股悲凉的气息。除诗人之外的整个世界都运行如常：孩子们在海湾愉快地嬉戏，渔夫们一边工作，一边哼着小调。所有这些情景都和波涛汹涌的大海和庄严的船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诗人悲痛欲绝的心情格格不入，而谁又会去在乎诗人的这份悲情呢？异化于整个世界，诗人渴望在睡梦中能够触摸到好友 Hallam 的手指、能够听到他的声音，但终究未能如愿。整首诗歌都弥漫着消失和怀旧的气息，同时又散发着超越生死轮回一丝希望的清香，读者在和诗人一起悲伤的同时又透过这一层悲伤的薄纱感受到了诗人对死亡的被动接受。[4]

(二) 罗伯特·布朗宁 (Robert Browning) 诗歌的

戏剧独白

罗伯特·布朗宁，由于对诗歌戏剧独白的创新实践，成为维多利亚时期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富于思辨，风格独特且怪异朦胧。Harold Bloom 曾这样评价布朗宁：罗伯特·布朗宁是自浪漫主义以来英国最伟大的诗人，他超越了同时代的诗人泰尼森甚至 20 世纪的一些著名诗人包括叶芝、哈代以及 Wallace Steven 等，更不用说正在趋向颓废的一些现代主义诗人。然而，作为诗人兼剧作家的布朗宁却很长时间以来并不得志，自 1833 年匿名发表他的第一首诗歌 *Pauline*，直到 30 年之后的 1863 年他的诗作 *Poetical Works and Dramatic Personae* 发表之后，他才被公众所认可和接受。

1867 年，布朗宁在其诗歌合集的前言中曾这样评价自己的诗歌：在原则上通常是戏剧性的，到处是想象中人物的内心独白，这些都和我无关。布朗宁的绝大多数诗歌都是戏剧性的，但他自己却从未明确使用“戏剧独白”这一术语。其实，早在 1857 年 George W Thornbury 在他的诗歌合集中首先使用“戏剧独白”这一术语，并在 1864 年首次由 William Stigand 应用于布朗宁的诗歌中。尽管布朗宁在自己的诗歌中多次使用戏剧化的方法，但是批评家们却很难为布朗宁的戏剧独白下一个恰当和统一的定义，他们对此众说纷纭。M H Abrams 这样定义道：读者所能听到的一个特定环境中的特定人物的趋于正式用语的流利内心自白；一场与自己或外界环境的持续的讨论会，并且通常都有一个在场的或缺席的安静的听众；他还把所谓的戏剧独白称之为“伟大的浪漫主义田园诗歌”。[5] Park Honan 认为事情并没有那么复杂，他认为，所谓的戏剧独白就是“一个由诗人所暗示的人物的一段连贯的话语，而这一人物并非诗人本身。”基于以上的种种观点，20 世纪和 21 世纪的批评家们继续给出他们对戏剧独白的不同观点。2002 年，Hawlin 在其论文 *The complete critical guide to Robert Browning* 中强调了戏剧独白的强烈程度，他认为“戏剧独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浓缩为某一个单一人物的单一台词。而这一单一台词却隐含着广阔的一个戏剧背景，也是我们这个广大世界所拥有的唯一台词。因此，从本质上讲，这是一种更为集中和感情更为强烈的文学体裁。”

如上所述，不同的批评家对戏剧独白给出了不同的定义，且似乎没有一种定义能够被大家所公认。但是，如果我们尝试着去分析布朗宁戏剧独白的特点时，我们却能从这诸多定义中获得大量的信息和提示。Beth Session 列出了“完美戏剧独白”[6]的七个要素：说话者、

听众、场景、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说话者和听众之间的互动、戏剧行动、目前正在进行的动作。正是因为这一定义涵盖了戏剧独白的“完美”要素，因此，它又被称为“纯粹的戏剧独白”。布朗宁的作品 *My Last Duchess*, *The Medium* 和 *Andrea del Sarto* 中多次出现这种“完美”或“纯粹”的戏剧独白。以 *My Last Duchess* 为例，我们的说话者是公爵，听众是使者，戏剧场景是公爵正在和使者商议娶第二个妻子。公爵带领使者来到一楼去欣赏他的一些艺术收藏，其中包括他后一位妻子的画像。很明显，诗歌始于公爵和使者商议下一个妻子的嫁妆问题，读者能够透过诗歌关注公爵和他的最后一个妻子之间的故事发展，好像读者就在故事发生的现场一样。除此之外，布朗宁的很多作品还运用了并不“纯粹”的戏剧独白，它们虽然没有涵盖上述“完美”戏剧独白的所有特征，却也同样耐人寻味。例如，*Childe Roland to the Dark Tower Came* 中读者并没有发现任何听众或隐含听众；*A Grammarian's Funeral* 中戏剧独白并非始于戏剧动作的中间阶段；*An Epistle of Karshish* 中，正如标题所暗示的这是一封信，因此，它并没有包含“完美”戏剧独白的“说”这一最重要特征。但无论如何，上述诗歌都是布朗宁戏剧独白的优秀作品。

（三）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诗歌的批判主题

马修·阿诺德是维多利亚时期仅次于泰尼森和布朗宁的一位著名诗人。作为一位诗人兼文学家及古典文学的研究者，马修·阿诺德的诗歌清新、高贵、冷静。诗人富于沉思，善于哲学思辨，抛弃了浪漫主义的主观幻想，作为对当时社会粗俗和庸俗之风的批判者，诗人的诗歌反映了信仰破灭之后，人们在思想上所遭受的折磨和痛苦。面对精神颓废和缺乏信仰的社会危机，阿诺德的诗歌思想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他提出著名的“生活批评”哲学。他认为，文学作品应着眼于对生活的批判，应该和现实生活紧密结合。他甚至认为，文学能够代替宗教去陶冶人们的情操并进而去改变社会，实现人类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阿诺德所追求的诗歌理想比亚里士多德最初所倡导的通过模仿和展示所体验的诗歌享受更为深刻。阿诺德强调诗歌不仅要引起读者的兴趣，更要富于读者朝气，使读者精神愉悦，元气大增，而且能够使读者迷恋而不自觉地沉浸其中。阿诺德认为精确和有趣是一篇好的诗歌作品不可分割的因素，但却不是全部的因素，因为好的诗歌能够感到阅读享受，甚至是悲剧情境也并不能破坏这份享受，而且恰恰相反，情境

却是悲剧,享受越是强烈。在这一点上,阿诺德比亚里士多德走得更远。赋予读者元气并使读者感到愉悦是阿诺德为人类的进步所规划的蓝图,这也是阿诺德为诗人们所指引的方向,而这一过程的受益人是读者,因此可以说阿诺德隐性地诗人们的肩上强加了这样一份责任,即好的诗人应该能够承担鼓舞和愉悦读者的责任,同时在这份责任当中也隐含着一定的道德要求。正因为此,阿诺德在1858年放弃了诗歌 *Empedocles on Etna* 的出版,因为诗歌的结局太过令人痛苦,尽管诗歌本身生动有趣,用语精确流利。阿诺德后来还以这首美妙却又令人痛苦的诗歌为例阐释了如果没有诗歌的愉悦,诗歌的价值就如下所述:“遭受苦难的人们在诗歌中找不到发泄的出口,持续不断的精神折磨将被无限期地延长且没有任何减轻的迹象,所剩下的只有忍耐和煎熬,而人们对此却无能为力。”[6]阿诺德认为,这种诗歌坚决不能公布于众,因为它的出现不仅不能挡退当时社会的暗黑潮流,而只能带来更多的混乱和消沉。

阿诺德认为对生活的批判是所有文学作品的最终目的,这一思想最早出现在他的论文 *Joubert; or a French Coleridge*。文中,阿诺德指出了两种人类最伟大的文学作品,第一类作品以荷马和莎士比亚为代表,他们的作品富含源源不断的真理,他们对生活的批判是人类获得永久启迪和快乐的源泉。与第一类作品相比,第二类作品只是在某一特定的历史阶段为人们所接受,不具有永久性,但同样在那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给人们带来了愉悦和快乐。据此,阿诺德得出这样的结论,诗歌“对生活的批判”[7]的力量应该和它本身的质量成正比,无论诗歌本身是卓越超群还是稍逊一筹、美妙绝伦还是平淡无奇,抑或富含真理还是意味平平,一篇优秀的诗歌作品定能给读者以指导、支撑和愉悦。因此,如果把阿诺德“关于对生活的批判”的诗歌理论等同于对社会的批判就在本质上背离了阿诺德的本意,阿诺德所更为关心的是诗歌对于生活和人类本性的影响,而并非对于社会的影响。

(四) 维多利亚时期三位著名女诗人的女性主义思想

维多利亚时期的三位著名女诗人艾米丽·勃朗特(Amily Jane Bronte)、伊丽莎白·布朗宁(Elizabeth Browning)以及克里斯蒂娜·罗塞蒂(Christina Rossitti)给这一时期的英国诗歌增添了几分别样的色彩,其中艾米丽·勃朗特的诗歌尤为独树一帜。作为19世纪著名的女性作家和诗人,艾米丽·勃朗特在诗歌创作上善于

运用对比的手法,这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她的绘画功底,她也因此被称为“绘画诗人”。在她的诗歌作品中,诗人运用对比的手法突出主要形象的塑造,从而能够把读者的注意力直接导向诗歌的写作意图,既增强了诗歌的艺术感染力,又使读者感到趣味盎然,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创作途径。[8]因此,勃朗特的诗歌在其看似世俗平凡的诗行中蕴含着丰富的意义,使诗歌充满情感且主题深刻。艾米丽用她的诗歌激发和唤醒了人们与生俱来的美学潜能,帮助人们接受并理解周围事物独一无二的持久魅力。[9]难怪她的姐姐夏洛蒂·勃朗特读完她的作品后这样评价道:“她的诗歌卓越超群,这一点毋庸置疑。它们就像号角一样,吹出的声音能够触动我的灵魂。她的诗歌精炼、清新、纯净且充满了力量,读来使人感到美妙绝伦、完美无瑕,史上无人能比。”

作为19世纪著名的女诗人,伊丽莎白·芭蕾特·布朗宁的诗歌作品表达了诗人对当时妇女社会地位、家庭生活及精神需求的极大关注。通过特殊的写作视角,布朗宁的诗歌表达了诗人对纯洁爱情的向往,同时也体现了诗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女性主义思想。她的作品是维多利亚时期传统女性思想和感情的深刻在现,表达了对唯美爱情的憧憬,在女性主义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以极强的使命感引导人们冲破世俗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及狭隘民族主义的牢笼,从而得到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罗塞蒂的诗歌是愁绪之美和丰富想象的混合,同时罗塞蒂的诗歌中有一股强烈的宗教气息,诗歌中处处可见各种宗教符号和暗喻,因此,国内外的批评家们往往只注意到宗教和前拉斐尔主义对诗人的影响,而忽视了诗人天生的女性主义情绪和声音。罗塞蒂的诗歌表现出对妇女教育和贫苦人民生活的关心。她结识了 *Factory Girl's Club* 的组织者并成为该俱乐部的外行帮手,来帮助那些所谓的“堕落妇女”。罗塞蒂用自己的诗歌告诉女性们怎样去选择自己的生活,一种能够体现自我价值的生活。她认为维多利亚时期的婚姻关系和社会秩序对女性是不平等的。从1860-1870年这十年间,罗塞蒂在俱乐部的工作赋予她的诗歌丰富的创作源泉,反映了她对“堕落妇女”命运的深刻关注。这在她早期的诗歌“*Forget Me Not*”中有明确的体现。诗歌通过对比两位出生不同的女性的相同命运,指出在维多利亚时期无论是女仆还是大家闺秀都免不了被男人抛弃的命运,展现了当时女性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的低下和社会对女性的双重标准。

“Forget me not! Forget me not!”
 The maiden once did say,
 When to some far-off battle-field,
 Her lover sped away.
 “Forget me not! Forget me not!”
 Says now the chamber-maid!
 When the traveler on his journey,
 No more will be delayed!

(五) 维多利亚时期诗歌的美学主义

19 世纪 40 年代后期, 前拉斐尔开启了英国的美学运动。前拉斐尔运动起初是一项绘画艺术改革运动, 他们提倡拉斐尔在 1508 年离开佛罗伦萨时的绘画风格, 崇尚早期文艺复兴和中世纪的文学精神、反对之后开始流行的形式主义艺术风格。他们运用宗教象征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艺术手段来表达真诚的情感。[10] 后来, 他们把这一艺术理念运用到文学创作领域, 形成了“身形合一”的思想, 这一思想是诗歌绘画和理想的完美结合。

1848 年, “前拉斐尔兄弟会”宣布成立, 拉开了前拉斐尔主义的序幕; 1850 年, 《病毒》的发表促进了这一美学运动的发展。前拉斐尔运动成为了英国美学思潮的前奏, 不仅是因为他们提出了普遍而清晰的美学主张, 而且也因为他们在自己的诗歌作品中宣扬了美学趋势和特点。在约翰·拉斯金 (John Ruskin) 美学思想的启发下, 前拉斐尔主义者深刻地感到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扼杀了艺术和美, 资本主义文明造成了思想和美的衰退。烟囱和煤堆代替了自然美景, 街上到处可见乞丐和妓女, 拜金主义横行。为了反对这种庸俗的现实, 前拉斐尔主义者提出了对现实的美学批判。[11] 在拉斯金对艺术美学的倡导下, 前拉斐尔追求诗歌形式的美, 也往往把诗歌与绘画和音乐结合在一起。以约翰·拉斯金 (John Ruskin) 的诗歌 *The Blessed Damozel* 为例:

The blessed damozel lean'd out
 from the gold bar of Heaven;
 Her eyes were deeper than the depth
 Of waters still'd at even;
 She had three lilies in her hand,
 And the stars in her hair were seven.
 Her robe, ungirt from clasp to hem,
 No wrought flowers did adorn,
 But a white rose of Mary's gift,
 For service meetly worn;
 Her hair that lay along her back
 Was yellow like ripe corn.

从诗歌的字里行间中, 读者能够感受到主人公 *Damozel* 的发色、眼神和她的发饰以及她的丝带, 读者似乎也能听到她的声音、感受到她的体温。尽管她相貌平平, 但是读者却能感受到她的甜美和敏感。前拉斐尔主义有一种强烈的抒情气息, 注重幻想和想象, 善于运用象征的手法。同时, 由于中世纪理想主义对色彩的追求不可避免会带来浪漫主义诗歌幻想和想象的回归, 这也使得前拉斐尔诗歌具有一定的抒情性, 原因是因为他们对文艺复兴及中世纪文学的尊敬。[12] 也正是因此, 前拉斐尔主义又被称为“新浪漫主义”。

(六) 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 (Gerard Manley Hopkins) 独特的诗歌形式

霍普金斯是维多利亚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富含创造力, 音乐感十足, 形式和内容上都有很大的创新。也正是因为他的诗歌与传统的诗歌创作截然不同, 读者一时很难接受, 因此, 在他的有生之年霍普金斯一直默默无闻, 没有一部作品被出版。但在 20 世纪初期及以后, 文学批评家们发现 Hopkins 的诗歌极为晦涩和复杂, 却又耐人寻味。

早在 19 世纪早期, 霍普金斯就指出利用声音作为一种修辞手段来构建诗歌, 同时把对比现象作为一种形式特征。[13] 此外, 除了诗歌的声音特色之外, 霍普金斯还热衷于发现声音和意义之间的关系。霍普金斯并不是一个多产的作家, 但是在他短暂的创作生涯中, 他不仅鼓励人们去颠覆传统的诗歌创作, 而且为诗歌的创作研究带来创新性的理论。他强调诗歌的韵律, 他的诗歌灵活多变, 书面语、口语均在他的作品中有所体现。霍普金斯不仅意识到了声音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性, 他还提出声音修辞的概念并用此来分析自己的作品, 探索声音在诗歌中的角色。他指出: 每一首诗歌都存在声音修辞的再现, 不论这种再现出现在整篇诗歌中, 还是只是在诗歌的某一部分有所体现, 他甚至还认为, 声音修辞是构建诗歌的标准之一。[14] 这充分说明霍普金斯的声音研究意见概念化和理论化了, 它已经成为了诗歌构建的必要方法之一。霍普金斯诗歌中的词汇皆为即兴创作, 诗中的短语皆来自乡村俚语, 这使得他的诗歌读起来比较怪异。有时, 他还使用连字符把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上有关联的词语连接起来, 如“wind-wandering weed-winding bank” in *Binsey Poplars* and “fresh-firecoal chestnut-falls” in *Pied Beauty*。

霍普金斯逝世 100 多年之后, 人们开始注意并发现他的诗歌之美, 并在此后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和研究。

新批评主义者们热衷于他诗歌的风格、韵律和想象力，而结构主义批评家们却对他的模糊且模棱两可的写作风格很感兴趣，并对此进行了精细的研究。尽管霍普金斯一生的作品不多，但这并不影响他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现代文学批评家们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挖掘霍普金斯诗歌的深刻内涵。

3 结论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维多利亚时期的诗歌都被读者和研究人员所忽视，因为人们认为这一时期的诗歌是一个保守时代的产物，且经过浪漫主义的高峰，这一时期的诗歌略显贫乏和单调。然而，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思想活跃，诗歌作品意义深奥、形式多样，这正是这一时期文学思想的真实反映，也使得这一时期的诗歌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如果我们把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比作一场豪华生动的盛宴的话，那么这一时期的诗歌更像是深海中一股不安分的力量，冷酷、安静，却又暗藏杀机，有一种别样的魅力。女性诗人在这一时期也占有重要的位置，以往的诗歌批评家们更多地关注男性诗人却忽视了男性诗人和女性诗人的互动影响，忽视了妇女在诗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女性诗歌已经开始打破男性的统治地位，使得女性诗人和男性诗人互相作用、互相影响。

在诗歌发展史上，每一时期都有一种特定的诗歌风格和格式，这也是绝大多数诗歌批评家们所认同的。但是，近年来，随着诗歌研究的发展，尤其在试图研究文化多样性趋势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英国诗歌研究者们开始密切关注维多利亚时期诗歌的特殊风格。[15]尽管不可否认，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相对的主潮流，但是仅以一种思想意识体系去衡量甚至涵盖其它的思想体系，越来越受到文学批评家们的排斥。[16]事实上，在诗歌发展的历程中，每一种写作风格并不是单纯的，而是多种风格的融合体。因此，我们应从多样化的角度来研究这一时期的英国诗歌，一定会有出乎意料的发现。

参考文献

- [1] 李琳瑛. 英国当代底层叙事探源: 华兹华斯底层叙事研究.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J]. 2018, 25 (05): 56-64.

- [2] 陈帅. 论英国诗歌文学的格律语言评析 [J]. 语文建设. 2015 (20): 78-79.
- [3] Garnham, A. Opinion piece: How people structure representations of discourse. Dialogue and Discourse [J]. 2021 (12): 1-20.
- [4] 石华. 英国新古典主义诗歌的主体性思辨 [J]. 文艺争鸣. 2017 (08): 165-169.
- [5] 陈贵才. 影响与互文: 劳伦斯诗歌与英国诗歌传统. 名作欣赏 [J]. 2019 (24): 30-31+43.
- [6] 彭美佳. 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诗歌的主题分析——以丁尼生、勃朗宁和阿诺德为例 [J]. 青年文学家. 2019 (21): 157.
- [7] 张剑. 当代英国诗歌的多元化与族裔化倾向.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C]. 2015 (01): 34-35.
- [8] 陈贵才. 影响与互文: 劳伦斯诗歌与英国诗歌传统 [J]. 名作欣赏. 2019 (24): 30-31.
- [9] 王甜. 英国田园诗歌《牧人月历》语言评析. 语文建设 [J]. 2017 (30): 21-22.
- [10] Wallot, S., & Menninghaus, W. (2018). Ambiguity effects of rhyme and meter.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https://doi.org/10.1037/xlm0000557>.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 [11] 邓鸥翔. 韦勒克与英美现代诗歌批评 [J]. 外国语文. 2019, 35 (05): 76-83.
- [12] 蔡芳.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听觉叙事 [J]. 叙事研究. 2020 (00): 102-111.
- [13] 黄辉辉.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自然观. 新阅读 [J]. 2021 (04): 49-51.
- [14] 王君华.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创作解读 [J]. 短篇小说. 2018 (05): 52-53.
- [15] 王化学. 乔治时代末期英国诗歌研究述略 [J]. 北方工业大学学报. 2020, 32 (06): 53-59.
- [16] 李铮. 时间观视角下英国文艺复兴诗歌中的人文主义 [J]. 新纪实. 2021 (33): 55-57.

作者简介

周波澜

1978年生，硕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非裔美洲文学、比较文学及跨文化交际。

E-mail: 1175221466@qq.com, 20011217@nuc.edu.cn